

大地之歌

□定海一中高二(4)班 朱名龙

认识一位环卫女工,三十七岁,有一张过分显老的脸,每天乐呵呵的,讲话口齿不清,还老哼一些莫名其妙的调子。我一直不喜欢她。

某天晚餐时,母亲讲起她的故事,说她是云贵那一片的人,十几岁就被拐出家乡,最后嫁给了一个五六十岁的残疾老头。母亲对她当下日子的形容听得我心头一惊:她每天笑嘻嘻和我爸妈打招呼,或许刚刚挨了她家里人的一巴掌。

知道她的情况后,我常会想:她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踏上家乡的土地、唱家乡的山歌呢?她父母还在吗?她最终会安眠在何方?

我们总说“落叶归根”,似乎那一片小小的土地与我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这两年经历过两次亲人的离开,他们生前无一例外地都在病榻上要求停止治疗回老家——似乎这是他们在生命尽头给自己的一个交代。但他们的要求往往被亲人解读为“他们不想活了”。但在后来的我想来,他们只想在生命的尽头,再次感受家乡土地的温度。

作为一个外乡人,我深知自己对家乡的情愫流淌于我的血脉中。每当我踏上老家的土地,心中不由自主会涌上一股莫名的踏实感,虽然每年在老家呆的日子不到在舟山的四分之一。但,我一直热爱着那片土地,我曾在梦里不止一次回去过。

所以,当我和朋友讨论起将来的

丧葬地选择,无一例外地,大家都选择要回到故乡。听隔壁班的一个四川同学说,他已经在他老家的墓园里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,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墓碑。我一开始觉得不可思议,但转念一想,这何尝不是一种让人心安呢?即使不生于斯不长于斯,当我们在耄耋之年重新回到那片土地时,我们依然会期待来自父辈们的拥抱。活着的时候能和活着的亲人在一起,死后就和死去的亲人在一起,理所当然。

老话说:人吃土一生,土吃人一次。确实,我们祖祖辈辈在土地上耕作、生产、收获,吸取大地的养分来繁衍生息,一代又一代。这片土地上有太多的故事,听故事的人的眼泪足以汇聚成海,但是人又那么渺小,小到二尺见方的土地就足以掩埋一生的悲喜。一茬茬的人像野草一样长出来,和庄稼一起等着雨,或者等着晴,死了又活,活了又死。

我头顶的太阳,照耀过秦汉黔首;我立足的土地,站立过唐宋遗民。我相信我们存在于这大地上,是一个循环。我们死后,就化为风雨化为泥土。那时候,我们或许就像现在这样一起观赏星空;那时候,我们或许像歌里的两只鸽子一样相伴;那时候,我们或许变成枝头上的两片绿叶或者两颗稻谷……我们赢得了无穷,时间终于失去了它的威慑。

那时候的大地依然广袤无边,唱着那首亘古孤独的歌。

浙里、故里

□田家炳中学高二(2)班 王婕羽

苏杭的春水、初夏的烟雨,藏匿着款款深情与相思愁绪。“浙里”,如同一个多情且温柔的女子。

然而,我心中的“浙里”,远不止这些江南烟雨的柔情,它还蕴含着惊涛骇浪的豪迈。这股豪迈,就藏在我成长的那个小城。

小时候,当我听闻江南水乡的传说,年幼的我总会不解地跑到外婆身边,指着天空的一角问她:“什么是江南水乡?”外婆会不紧不慢地说:“就是一个很美的地方。”我似懂非懂。

那时,我觉得外婆很美,她认真补渔网的样子,连海风都不愿打扰;外婆抬头看大海时,眼里流动的光,是我永远学不出的神态。还有大海,尽管它有时脾气暴躁,但安静时,它与外婆有几分相似,安详而不慌不忙。

我还记得邻家小姐姐每天穿着各式各样的裙子,扎着不同的发型,任凭海风吹红脸颊,笑声响亮,她也是美的。我把这些想法告诉外婆,外婆笑着说:“你说的都很美,但江南水乡,还要再美上一点。”年幼的我无法想象“再美一点”是何等模样。是比邻家姐姐更阳光?还是比外婆更温柔?亦或比大海更辽阔?

随着年岁增长,我偷偷溜上大船,幻想自己是个乘风破浪的水手,却常因拉不起船帆而灰头土脸地回家。外婆从不抱怨我的顽皮,总是笑着擦干净我身上的沙子。那时的海风里,夹杂着我不懈的梦想。

终于,我坐上了梦寐以求的船,却不是去乘风破浪,而是远离故乡。我站在甲板上,惊讶地发现,曾经以为海天相接的地方,会在船靠近时慢慢断开,中间隔着一座高大的码头。海,似乎也没那么辽阔。

离开甲板,坐上大巴车,窗外的树木匆匆掠过,耳边日夜不息的潮水声被车鸣淹没。我来到一个远离蔚蓝的城市,迎来了第一个江南雨季。经过外婆的提醒,我才意识到,我正身临其境于“再美一点”里。

但我并未痴迷于这场雨,而是趴在窗边,看着细雨轻舞。虽然赞叹“浙里”的温柔动人,但烟雨、行舟、楼台、石拱,这些对大海边长大的我来说,不过是江南司空见惯的景致。我开始怀念起狂风暴雨的大海。偶尔听到他人对“浙里”的侃侃而谈,我总会小声反驳,却换来他人的不解和疑问:“汹涌澎湃的大海?这和‘浙里’怎么搭边呢?”

我终于忍不住向外婆讨教:“小城太小,大海又和传统水乡有太多不同,那我们的老城是不是不算‘浙里’呢?”外婆抬头看着我,语气带笑:“怎么不是呢?大海可是我们身边最亲切的故里,最熟悉的‘浙里’啊!”外婆眼里的精神气,像海一样生生不息。

大众印象中的“浙里”,是温婉的江南女子,有烟波浩渺的湖面,沁人心脾的雨季。那里的人们自得而闲散。

而我所在的“浙里”,是豪迈却不失温柔的大海环抱的海港小城。夏季的狂风暴雨足以淹没海平面,而夏夜的轻柔海风也足以抚慰焦躁不安的心灵。

每个夏天,我都会回到那片蔚蓝身旁,那是属于我的“浙里”。它不是传统文章里万种风情的温婉佳人,不是区域印象里烟波袅袅的烟雨水乡,而是豪迈却不失温柔的海洋慈母,是波涛汹涌的渔港小城,是我永远的蔚蓝故里。

所以,什么是“浙里”?

是那烟波浩渺的江南水乡,也是那万里波涛的海上小城。

渔谣里的秘密

□田家炳中学高一(6)班 傅滢诺

舟山的七月裹着咸腥的海风,码头上的晨雾还没散尽,阿爷的渔歌就已经撞碎了浪花。看着他吧巴掌大的收音机揣进衣服,悠扬的调子混着小船的轰鸣声荡开去:“三月黄鱼头碰头,八月乌贼爬上楼……”

手机收到气象消息,是大风预警,阿爷却丝毫没有要返回的意思。周边的渔民都知道,阿爷有预测天气的神秘能力。我知道,阿爷每次出海,都会播着他不同气节唱的渔谣。我有次用手机偷偷录下来,并在海滩上播放,然后就看见小鱼苗聚到附近游动,惊起漫天海鸟。从那天起,我就决定想要找出这个秘密。

上个月收拾船屋时,无意中发现了秘密的由来。船屋的樟木箱里藏着一本年代久远的蓝布册子,泛黄的宣纸上满是波浪般的文字符号,像渔歌冻成的墨痕。翻开一页,看到里面记录着各种渔歌。那天晚上,我听见阿爷翻找着老磁带,沙沙的渔歌声里混着浪花声,不禁让我更加好奇。

第二天,又跟着阿爷出海。他忽然指着东南方的天空说:“今天要转西南风。”我望着手机里的天气预报,眼睁睁看着乌云突然调转方向。他从怀里

掏出个铜铃挂在船上,风吹铜铃,声音居然和渔歌的节奏大差不差。

“这是啥?”

“这是老一辈留下来的秘密,独属于舟山的秘密。”

阿爷告诉我,这叫活罗盘。原来,以前的渔民发现敲打船板会惊动鱼群,就开始用渔歌调和大海对话。那本蓝布册子里的文字,便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歌谣。不同的曲调,吸引的鱼群也不同。然而现在的渔船早就不用渔歌,改装了声呐,这些歌谣自然而然就成了“秘密”。

我惊奇地瞪大了眼睛。这片海域竟还有着这样的秘密!我这才想起来之前小鱼苗聚集,原来有迹可循。

从此以后,每次跟着阿爷出海,我都会用那只小收音机播放渔歌调子。阿爷手中的旧船槽每摇一次,我就在本子上多画一道波浪符号——这些曲线连在一起,就是舟山渔场千百年来心跳。现在,我的兜里也时常带着那铜铃和小收音机,还有那本蓝布册子。

月光把我和阿爷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闪着粼粼波光。迂回婉转的渔歌调子,成了我们共同的小秘密。